

康德

现代哲学的基石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Die Grundlegung Der Modernen Philosophie

康德的

《纯粹理性批判》

Otfried Höffe

[德] 奥特弗里德·赫费 著
郭大为 译

 人民出版社

康德的

现代哲学的基石
《纯粹理性批判》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Die Grundlegung Der Modernen Philosophie

Otfried Höffe

[德] 奥特弗里德·赫费 著
郭大为 译

 人民出版社

组稿编辑:陈亚明

责任编辑:王善超

版式设计:陈 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现代哲学的基石/[德]奥特弗里德·赫费著

郭大为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8

ISBN 978-7-01-007170-1

I. 康… II. ①奥… ②郭… III. ①康德,I. (1724~1804)—哲学思想—研究 ②认识论—研究 IV. B081.2;B51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9357 号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现代哲学的基石

KANGDE DE CHUNCUI LIXING PIPAN—XIANDAI ZHEXUE DE JISHI

[德]奥特弗里德·赫费 著 郭大为 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7.25

字数:360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07170-1 定价:4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译者序

在西方哲学史上,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占据着毋庸置疑的重要地位。此后西方哲学的发展,不论是基本的走向,还是问题的提出,都与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它不仅成为后发的各派思想宗师们的“哲学母乳”,而且也是所有力图登入现代哲学堂奥之人的必由门径,并为人们思考和解决当今许多重大或疑难问题提供启发和指导。也正因为如此,在其发表以来的二百多年时间里,《纯粹理性批判》一直是“学者们不断阐发的对象和原创哲学家们不尽的灵感源泉”^①。抛开诸如海德格尔“六经注我”式的解读不谈,二百多年来,把《纯粹理性批判》作为专门学问进行的“我注六经”式的疏解可谓汗牛充栋,并且代有新作,层出不穷。图宾根大学哲学系教授奥特弗里德·赫费的这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现代哲学的基石》就是这些解读中最新的一种(赫费此书后所附参考文献可印证西方《纯粹理性批判》研究的规模)。

从梁启超算起,国人对于康德哲学的研究已逾百年,取得的成果不说是蔚然可观,至少就西方哲学研究范围内来说,也属用力最著者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些老一辈学者几乎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来译介和解析康德的第一批判。韦卓民先生对于《纯粹理性批判》及斯密(Norman Kemp Smith)的“解义”与华特生(John Watson)的“讲解”的移译,齐良骥先生对于《康德的知识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未竟的

^① Paul Guyer 和 Allen Wood 英译本导言,见二者合译: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

探究,张世英先生(张世英等著《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杨祖陶先生(杨祖陶、邓晓芒著《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或深入浅出或条分缕析的课堂讲解,所有这些都为国人进一步领会和把握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对于新时期我国哲学研究具有转向意义的著作也是从康德哲学研究开始的,这就是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哲学述评》(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近年来,国人对于康德哲学的翻译与研究都取得了喜人的进展,特别是依据德文翻译、可读性更强的《纯粹理性批判》的现代汉语译本在人们期盼中终于与读者见面了(邓晓芒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李秋零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这也结束了长期令国内西方哲学界汗颜的尴尬局面(据了解,王玖兴先生根据德文版翻译的《纯粹理性批判》的遗稿也在整理和编辑之中)。尽管国内近三十年的德国哲学的译介与研究已经彻底改变了一度存在的康德哲学研究不足的畸形现象,甚至出现了只要康德、不要黑格尔的苗头,但毋庸讳言,老一代康德专家受时代和条件所限,他们的译介与研究大致反映的是西方二战前的研究成果,而要提高国内康德哲学研究水平无疑还应当了解和把握二战以来西方康德哲学研究的最近进展。这一点对于《纯粹理性批判》的研读和阐发尤其必要和迫切,这是因为对于《纯粹理性批判》这样一部西方哲学的基本文献,国内学人几十年来大都只依靠斯密的“解义”这一部西方学者的专门“参考书”。而这部参考书虽然内容丰富、影响甚广,但它的年龄也实在够老,自其1918年出版以来的90年里,整个西方哲学与康德哲学研究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和进展,若只满足于借此“解义”来进行批判哲学的解读,无异于刻舟求剑、以管窥天。受此落后状态的影响,在近年来的康德哲学研究中,既有独到见解、又具有广阔的理论视野、从而做出令人信服论证的力作并不多见。相反,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倒是随处可见,更有甚者,望文生义的自说自话、以讹传讹的哗众取宠大有愈演愈烈的势头,以不屑一顾的轻松代替耙罗剔抉的劳累,以不落言筌的玄妙代替丝丝入扣的说理,以卖弄机智的感想代替严肃思考

的使命——“新新哲学”最时髦的学风不知不觉已经吹皱了向以严谨著称的德国哲学研究的平静水面。

赫费教授关于《纯粹理性批判》的解读虽然适逢“康德年”(康德逝世200周年)到来之前发表,但这本书完全不是一部应时之作。正如作者在“前言”中交代的那样,它“源自许多学期的教学活动”(原书第13页,下同),是作者积年研究的结晶。这是一部治学严谨的信实之作,它既有课堂讲授的那种清晰简明,又具有学院式的规范与深厚;既忠实于原著,又掌握充分的第一手资料与丰富的研究材料。它将系统性考察与历史性考察两个方面统一起来,并立足哲学乃至科学发展的前沿,在回应各种思潮的冲击和辩驳历来专家的异议中,准确而完整地展现和揭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所蕴涵的伟大意义及其“无限的可能性”^①。从系统性考察方面来说,赫费教授不但注意从康德哲学的整体出发,而且联系到对于哲学学科本身的体系性思考来理解康德。因此,作者对康德的文本的梳理,力图避免康德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门户之见,强调不可单单抓住某个局部的论述或局限在某种非批判的立场来理解康德。正是本着这样的原则,作者发现,一向少有人重视、更少有人疏解的“方法论”部分对于把握《纯粹理性批判》乃至整个康德哲学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即使是面对海德格尔这位“20世纪无与伦比的伟大哲学家”的解读,赫费教授一方面承认他“用独特哲学运思的聚光灯将相关的文本浸没在一种崭新的、至少是明晰的光亮之中”;另一方面又指出海德格尔的阐发亦不免有将康德“塞进投影的昏暗之中”的危险,因为只有当人们把图型说“视为更多的不可或缺性之一种时,人们才能更为完整地给予《批判》以正确的评价”(第152—153页)。从历史性考察方面来说,作者既注意从康德思想的发展历程中、也注意从西方哲学的整个发展史中把握《纯粹理性批判》。对于中文读者来说,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为“康德的隐喻”单辟了一章(第23章),以求还

^① 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李雪涛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47页。

原历史,准确捕捉二百多年前康德所要传达的真实思想。对于《批判》中的每一项重大学说,作者也都是在充分比较已有的康德研究成果乃至相关前沿理论的基础上做出鞭辟入里的分析和评判,并着重阐发《批判》所具有的当代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作者特别注重考察二战以来康德研究的新进展(作者明确声明他对问题的讨论较为集中地摘取于 P. Natterer 2003 年出版的概览了 1945 年以来研究成果的《〈纯粹理性批判〉的系统评注》一书,即 Systematischer Kommentar zu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Interdisziplinäre Bilanz der Kantforschung seit 1945, Berlin/New York 2003),从而既保持了这一研究所具有的问题意识和学术水准,又不因问题的庞杂和烦琐的考证而让普通的读者望而却步。总之,一种以足够的学养为基础、从而能够充分体现对学术与康德哲学的敬畏之心的心力之作似乎正是国内研究所缺乏和亟需的。

赫费教授的这部研究著作虽然是对《批判》的系统解读,但它并不是入门性的导读,对于康德哲学的初学者来说,要想通过这部书来把握《批判》是不切实际的,也与作者的本意南辕北辙。实际上,赫费教授对于《批判》的解读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它本身就是一种批判。康德生前有言:“我与我的著作早来世上一百年。百年之后,人们才会正确地理解我,我的书才会重新得到研究和承认!”^①现在看来,康德的这个预判还是有些乐观。尽管 19 世纪末,新康德主义喊出了“回到康德”的口号,但在康德身后二百年的今天,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理论和学说似乎正在淹没康德的声音。针对越来越莫衷一是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后现代思潮,赫费教授坚持把《批判》视为现代哲学的奠基之作,并力图通过无可辩驳的事实和缜密细致的推理,证明《批判》所确立的思想原则为我们解答当今的种种难题提供了依然有效的指导,从而回应和驳斥了有关康德哲学的种种误解、歪曲、驳难、修正乃至超越。正如《法兰克福汇报》(2003 年 11 月 4 日)上的书评所提示的那样,作者要人们“停止以他的名义宣讲怀疑论”!敏感的读者不难发现,表现

① 转引自海德格尔《物的追问》,Die Frage nach dem Ding, Tübingen 1975, S. 43.

在书中的学究式的寻章摘句、抽丝剥茧并不是象牙塔内自娱自乐的游戏,而是作者深切的现世关怀的表达。实际上,这部著作的标题已经完全表明了作者的立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现代哲学的基础!哲学家的任务是要检验这一基础,而不是毁掉这个基础。正如作者自己所宣称的那样,他的《批判》解读是其已有的“现代性三部曲”之一,是“在完成了关于法、国家与政治及科学—技术—环境的综合伦理学研究之后”,就“哲学与科学的理论”探讨“现代性的方案”,是在“告别理性”的喧嚣中“重返现代”(《科隆城市报》2003年12月16日书评的标题)的努力。

人们通常以为,康德的三大批判是与他所说的理性关切的三大问题一一对应的,因而把第一批判视为只与追问知识的第一个问题相关。与之不同的是,赫费教授把他自己的《纯粹理性批判》研究称为“非正统的”、“异端的解读”^①。这是因为,在他看来,《纯粹理性批判》虽然将主要篇幅集中在对于“我能够知道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上,但它同时也是对理性关切的另外两个问题,即“我应该做什么?”与“我可以希望什么?”问题的回答。《纯粹理性批判》诚然探究知识,它也探究人类追求幸福的希望,但这两方面的研究都是为道德所决定,并为道德服务的。正是在此意义上,赫费教授认为,《纯粹理性批判》是对所有三个问题的回答,因而是康德哲学的“哲学科学的百科全书”。由于理性关切的全部三个问题最终归结为“人是什么”的问题,第一批判也就理所当然地拥有了基本哲学人类学的头衔,人的幸福与尊严问题在此被统一起来而得到透彻的思考。康德通过先天综合的发现不但解决了自然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而且一举解决了道德及其基础——自由如何可能的问题,从而使哲学不但具有了超越时代与文化的有效性,而且也展示出其道德—实践的优先性。这就使得《纯粹理性批判》不仅仅是一种理论理性的批判,而且还成为了自然科学时代、全球化时代具有“世界公民”性质的实践哲学。归根结蒂,它为政治和道德的世界主义

^① 赫费:《自然科学时代的道德》,见《世界哲学》2006年第1期。

奠定了认识的世界主义基础,为面对“科玄”冲突、“理想的冲突”、“文明的冲突”的当代人提供了可资把握的理性指导,并让人们认识到:“我们所有的人之所以是认识的世界公民,是因为我们负有使命并且有能力去认识这个共同的世界。与此相类似,我们现在也是法律上的世界公民,也就是说,我们负有使命并且能够以一种法律国家的权力形式共存,不论是就世界尺度的共时性来说,还是就代际延续的历时性来说。”(第344页)

赫费教授这一“异端的解读”是分六个部分来进行分析论证的,他力图在每个部分中都赋予《批判》以新意。在“第一部分”中,作者将两版“序言”和“导言”以及几乎不为人注意的“题辞”和“献辞”视为《批判》这部长篇交响的序曲,指出这一序曲从一开始就透露出实践理性优先性这一主题动机,并以一种世界主义的关切为整部《批判》确定了基调:正如普遍的立法结束了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一样,普遍的理性立法也是终结形而上学无休止的争吵的唯一可靠的途径。康德通过思维方式的变革来保证理性的两种立法——自然法则与道德法则的有效性,并从先天综合判断这一总问题入手通盘设计了一个作为“完全彻底的科学”的基本哲学。在赫费教授看来,康德所设计的这一整全的规划“为现代哲学奠定了既完备又全面的基础”(第27页),它所带来的认识论革命甚至“在任何客观主义认识论意义上都为语言哲学的批判奠定了基础(而且是更加深刻的)。此外,与后来的包括语言哲学的转向在内的变化相比,它或许展示了一个更加彻底的(当然并不一定是更加显著的)新开端”(第69页)。

康德的“感性论”不但确定了现象与物自身的划分,而且明确了人类认识不可须臾离开感性经验,同时又认定空间与时间是感性认识的形式条件,指出人的认识虽然依赖于一种在先的规定,但它总是与知性的能动作用结合在一起的。赫费教授在“第二部分”中提醒当代的读者注意,两代逻辑经验论者围绕“所与神话”所走的弯路在“感性论”中早已被避开了。针对数学与物理学的发展给《批判》带来的冲击,赫费教授区分了时空的三个不同层次,并由此为康德的时空学说提出了辩

护:与现实的物理时空和表象的数学时空不同,先验的时空是不包含任何确定表象内容的单纯的时空性,但它具有经验的实在性与先验的观念性双重性质,是数学及物理学时空获得各自规定性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康德的时空观并不受限于他所引证的当时所知的唯一科学的几何学——欧几里德几何学,而是把时空理论从所有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将其交付给数学和物理学来补充具体的规定性,从而为具体科学持续深入的研究开放了空间。只有这样来理解康德的时空观,人们才不会惊异于康德本人早已做出的关于非欧几何学可能性的预言。康德把数学视为科学的楷模,但并不认为它就是哲学所拥有的形态,因为“哲学认识是出自概念的理性认识,数学认识则是出自概念的建构的理性认识”(B 741)。

作者在“第三部分”中探讨的是“概念分析论”和“图型说”。尽管笛卡尔被视为现代哲学的真正的开创者,但在赫费教授看来,只有康德才把现代哲学的主体性原则从唯理论的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并通过哥白尼式的革命将其建立新的基础之上,从而“给予它一种方法上更彻底、同时也是更令人信服的意义”(第142页)。作者把康德所发现的范畴表不是理解为思维的字母表或思维由以构成的材料,而是理解为思维的先验语法,即人类思维完成综合统一必须遵循的规则。通过对于具有实质内容的真理逻辑的分析,赫费教授还指出,康德的真理学说融合并超越了现存所有的真理理论,即对象与主体契合的符合论、所有命题无矛盾地相互协调的一贯论以及得到所有人认同的一致论,这是因为,“按照康德所提供的充分理由,从认识论上来看,真理在于一种能够达成共识、并受制于一贯的符合一致”(第163页)。由此可见,当代围绕推论的语义学及交往理性的讨论都缺少康德真理理论的完备性和彻底性。

在主要讨论“纯粹知性原理的体系”的“第四部分”中,作者指出,由于康德强调外在世界只有通过感官才能获得实质的规定性,在此意义上,空间作为外直观形式就具有了比图型说中的内直观形式——时间更为重要的意义(因而二者是同等重要的)。当感官与知性的能动

作用相结合时,外在世界的客观性无需上帝之手的帮助就可以得到证明。另一方面,康德区分了现象与自在之物,从而将人的知识限制在经验范围之内,并揭示出人类知识未知的界限:“一切并不是在某个时候就已经是可知的,所有可知的东西并不是一切。”(第201页)相反,在自然科学所属的经验领域,康德相信,人类能够达到具有数学的严格性和精确性的因果性知识。针对诸如相对论、测不准原理、混沌理论等现代自然科学的非决定论、概率论的挑战,赫费教授认为,康德的先验自然规律无意取代自然科学的具体的定律,它揭示的是自然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或因果必然性,它所涉及的是直观形式、范畴、图型和原理,而不是观察者与其对象和测量之间存在的复杂性。比如说,测不准原理否定观测数据的顺序的可预测性,即个别的空间—冲量—位置不再是确定的,但先验的因果性并没有因此被取消,因为波动函数本身是确定的。同样,对于概率论来说,“或然性的自然规律是否包含一种明确的决定?答案是肯定的”(第208页)。如果物理学家们超出对于经验的范围,把物理学规律上升为一种“世界观”,他们自己就变成了形而上学家(Meta-Physiker)。

“第五部分”探讨“辩证论”。作者认为,康德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解构要比各种后现代主义更为革命,因为康德不但亲自摧毁了旧有的体系,戳穿了人类理性具有陷入先验幻相的辩证本性,从而“袭击了天国,杀死了天国全体守备部队”^①,而且还将“辩证论”否定性的结论转化为积极的结果,甚至是科学理论的一部分:一方面,纯粹理性的理念作为对于人类知识具有调整意义的原理,既是对世界的客观必然性和最高统一性的探求,又使人类的理性免于陷入“怠惰”(ignava ratio)和“颠倒”(perversa ratio)的泥潭;另一方面又为道德及其基础——自由留出了地盘。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赫费教授针对现代天体物理学也会相当自信地宣称:“当今处在前沿的三种有关宇宙发展的理论中的任何一种都无法调解由第一组二律背反产生的争论。”(第249页)

① 海涅:《论德国》,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04页。

虽然“方法论”与“要素论”并立构成了《批判》的两大主干,但其篇幅却不及后者的四分之一,因而往往被注释家们所忽略。赫费教授在“第六部分”中对此种现象做了重要的修正和提示:“要素论”中临时性的定义和阶段性的结论只有从理性原则的关联出发才得到了全面的思考。也只有在“方法论”中,“序曲”中的主题动机才完全展开,康德才第一次概括了全部理性关切的三个问题,明确理性的两大立法(哲学)的对象,即自然与自由,从而把至善——德性与幸福的合一确立为纯粹理性的终极目的。

本书作者的许多提法不可能是毫无争议的,但他力图向世人证明:先验哲学对于其后出现的种种再先验化与解(可去)先验化(Detran-szendentalisierung)的努力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康德所建立的先验逻辑既是获得科学认识的“真理逻辑”,也是揭穿种种假象的“幻相逻辑”,也就是说,它既要确立合法性,又要对理性的僭越做出限制。由于“《批判》寻求的是诸科学用以自己建造它们的认识的居所及诸科学各自特殊基础的那些要素”(第333页),因而它超越了罗蒂等人的历史主义观点。同时,它也挣脱了唯我论的樊篱,从而提供了一个比阿佩尔或哈贝马斯关于“主体性—主体间性的”语用学更为简明的“超主体”理论。“康德《批判》中的反唯我论至少可以概括为以下这个命题:先验层面事关一个(先天地)由规则规定的主体,同时也事关一个具有规则形式的社会”(第342页)。因此,“所有世界中的所有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既是一个知识世界中拥有同等权利的成员,也是一个道德世界、并且特别是一个合理希望世界中拥有同等权利的成员”(第345页)。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由此不但奠定了现代哲学的基础,而且还特别成为当今这个自然科学时代和全球化时代的实践哲学。

引用方式, 缩略表

引用方式

出自康德的引文以科学院版全集为依据,但像对待其他较早的作者一样,是按照严谨的现代书写方式来加以引用的。比如:VI 216,28 = 第六卷,第 216 页,第 28 行。*

《纯粹理性批判》(简称《批判》)标出第一版(=A)、特别是第二版(=B)的页码。

引文略加变动处,如取消了斜体,或为句型的变化做出语法的调整,则置于尖括号“<……>”中。

方括号中是作者的补充,《批判》各章的标题(或标题简写)加引号,如“感性论”为“先验感性论”的简写。

书名简写与缩略表

《实用人类学》(*Anthropologie in pragmatischer Hinsicht*, VII 117-334)简称《人类学》

* 中译文完全保留作者原来所作的脚注及形式,全书按照阿拉伯数字排列。凡出自《纯粹理性批判》的引文,译者参考并使用了邓晓芒(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与李秋零的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在此深表敬意与感谢。由于译者根据语境和理解对原有译文作了某些调整,因而只依据原注明第一、第二版的页码,不再一一注明中译文出处。为方便读者阅读理解和查阅相关文献,译者在必要的地方增加了部分注释。译者注依然以脚注形式出现,标以星花符号“*”,以区别于作者原注。

2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回答这一问题：什么是启蒙？》(Beantwortung der Frage: Was ist Aufklärung? VIII 33-42) 简称《启蒙》

《关于美感与崇高感的考察的评论》(Bemerkungen zu den Beobachtungen über das Gefühl des Schönen und Erhabenen, XX 1-192) 简称《评论》

《证明上帝存在的唯一可能的证据》(Der einzig mögliche Beweisgrund zu einer Demonstration des Daseins Gottes, II 63-163) 简称《证据》

《书信》引如“第 781/426”，前者标注的是科学院版全集第二版(X-XII,²1922)的书信编号，后者标注的是“哲学丛书”(汉堡,²1972)舒恩多佛书信选(Schöndörfer-Auswahl)的编号

《论可感世界与理智世界的形式及其原则》(De mundi sensibilis atque intelligibilis forma et principiis, II 385-420) 简称《世界》

《何谓在思想中确定方向？》(Was heißt: Sich im Denken orientieren? VIII 131-147) 简称《思想》

《论一个发现，按照这一发现，所有新的纯粹理性批判都会因旧的批判而成为多余》(Über eine Entdeckung, nach der alle neue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durch eine ältere entbehrlich gemacht werden soll, VIII 185-252) 简称《发现》

《哲学百科讲演录》(Vorlesungen über philosophische Enzyklopädie, XX-IX 3-45) 简称《百科》

《学科之争》(Der Streit der Fakultäten, VII 1-116) 缩写为 Fak.，简称《学科》

《永久和平论》(Zum ewigen Frieden, VIII 341-386) 简称《和平》

《关于正确测算活力的想法》(Gedanken von der wahren Schätzung der lebendigen Kräfte, I 1-182) 简称《想法》

《道德形而上学基础》(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IV 386-463) 缩写为 GMS, 简称《基础》

《关于自然神学与道德之原理的清晰性研究》(Untersuchung über die Deutlichkeit der Grundsätze der natürlichen Theologie und der Moral, II

- 273-302) 简称《原理》
- 《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r Absicht*, VIII 15-32) 简称《观念》
- 《实践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V 1-164) 缩写为 KpV.
- 《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A: IV 1-252, B: III 1-552) 简称《批判》
- 《讲演录手册》, 载于受康德之托、由耶舍 (G. B. Jäsche) 编辑的《逻辑学》(*Logik*, IX 1-150) 缩写为 Log.
- 《布索特逻辑学》(*Logik Busolt*, XXIV/1.2 497-602)
- 《波利茨逻辑学》(*Logik Pölitz*, XXIV/1.2 603-686)
- 《论形而上学进步的札记》(*Lose Blätter zu den Fortschritten der Metaphysik*, XX 333-351) 简称《札记》
- 《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Naturwissenschaft*, IV 464-566) 缩写为 MAN, 简称《自然科学》
- 《形而上学与理性神学讲演录》(*Vorlesungen über Metaphysik und Rationaltheologie*) 缩写为 Met., 包括: 《形而上学 L₁》(*Metaphysik L₁*, XXVIII/1 167-350)、《福尔克曼形而上学》(*Metaphysik Volkman*, XXVIII/1 351-460)、《形而上学 L₂》(*Metaphysik L₂*, XXVIII/2. 1 525-610) 和《莫洛古修形而上学》(*Metaphysik Mrongovius*, XXIX/1. 2)
- 《物理单子论》(*Monadologia physica*, I 473-488) 简称《单子论》
- 《道德形而上学》(*Metaphysik der Sitten*, VI 203-493) 缩写为 MS
- 《1765—1766 年冬季学期课程安排的通告》(*Nachricht von der Einrichtung seiner Vorlesungen in dem Winterhalbjahre von 1765-1766*, II 303-314) 简称《通告》
- 《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Allgemeine Natur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Himmels*, I 215-368) 简称《自然通史》
- 《教育学》(*Pädagogik*, hrsg. v. F. TH. Rink, IX 437-500)

《论 1792 年柏林王家科学院悬赏问题:从莱布尼兹和沃尔夫时代以来,德国哲学取得了哪些实际的进步?》(Über der von der Königl.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für das Jahr 1791 ausgesetzte Preisfrage: Welches sind die wirklichen Fortschritte, die die Metaphysik seit Leibnizens und Wolffs Zeiten in Deutschland gemacht hat? XX 253-332) 简称《悬赏征文》

《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Prolegomena zu einer jeden zukünftigen Metaphysik, die als Wissenschaft wird auftreten können, IV 252-384) 缩写为 Prol., 简称《导论》

《论人的不同种族》(Von den verschiedenen Rassen der Menschen, II 427-444) 简称《种族》

《反思录》(Reflexionen, XIV ff.) 缩写为 Refl.

《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ßen Vernunft, VI 1-202) 缩写为 Rel., 简称《宗教》

《法权学说的形而上学基础》(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Rechtslehre, 即《道德形而上学》第一部分, VI 203-307) 缩写为 RL, 简称《法权学说》

《判断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 V 165-485) 缩写为 UK, 简称《判断力》

《论目的论原理在哲学中的运用》(Über den Gebrauch teleologischer Prinzipien in der Philosophie, VIII 157-184) 简称《目的论原理》

《德性学说的形而上学基础》(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Tugendlehre, 即《道德形而上学》第二部分, VI 273-495) 缩写为 TL, 简称《德性学说》

《以形而上学的梦来阐释一位视灵者的梦》(Träume eines Geistersehers, erläutert durch Träume der Metaphysik, II 315-373) 简称《梦》

《论哲学中一种新近抬高的自以为是的声调》(Von einem neuerdings erhobenen vornehmen Ton in der Philosophie, VIII 387-406) 简称《自以为是声调》

前言

在现代哲学的基本文献中,有一部著作异常突出,以至于它就意味着“**这一**”这样一个基础。这就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叔本华称之为“曾在欧洲写下的最重要的书”。几乎全部的哲学领域都在此得到了革命性的翻新,西方思想的风景也在此获得自己的现代景观。不少真知灼见甚至夺所谓 20 世纪创新之先声,比如:对于语言与现实之图像说及客观知识是受规则引导这一命题的批判。康德所开启的另外一些现代变革在当今的讨论中令人遗憾地“被遗忘了”,以至于人们在认识论中还经常抱守一种前批判的经验主义,在身心问题的争论中甚至总是围绕笛卡尔的二元论打转转,尽管二者已经被康德所克服。

哲学从一开始就追问知识及其对象,追问客观事实及客观事实的总体,追问全体人类共同的世界。近来,哲学的权限受到来自外部与内部的质疑。这些问题从外部越来越多地为经验科学即认知科学所占据。即使这些问题还为哲学家保留一种权利,这种权利也从内部、由哲学本身加以解除:一方面是